



闪灵

美 斯蒂芬·金 著 黄意然 译

STEPHEN KING THE SHINING

人民文学出版社

闪灵

美 斯蒂芬·金 著 黄意然 译

STEPHEN KING THE SHINING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闪灵/(美)金著;黄意然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斯蒂芬·金作品系列)  
ISBN 978-7-02-011166-4

I. ①闪… II. ①金… ②黄…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34128 号

### **The Shining**

Copyright © Stephen King, 2009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oubleday, an imprint of the Knopf  
Doubleday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LLC  
through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Chinese Simplified edition Copyright ©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5-7113

出品人:黄育海  
责任编辑:甘慧 张玉贞  
装帧设计:陈晔

### 闪灵

[美]斯蒂芬·金 著

黄意然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www.rw-cn.com](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利丰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400 千字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14.625

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02-011166-4

定价:55.00 元

这本书的编辑与前两本同样都是威廉·G. 汤姆森，  
他是一位富有智慧、眼光独到的人。  
他对本书的贡献卓著，为此，我万分感谢。

—— 斯蒂芬·金

有好几家世上最美的度假饭店位于科罗拉多州，  
但本作品中的饭店并非基于其中任何一间。  
全景饭店及其相关人士仅存在作者的想象空间中。

同时，就在这个房间里，竖立着……一座巨大的黑檀木时钟。钟摆来回摆动，发出滞闷、沉重、单调的铿锵声。当……整点敲钟的时刻来临，巨钟的黄铜内腔传来清楚、响亮、低沉、极其悦耳的声响，但其音调与重音却又十分古怪，于是每隔一小时，乐团的乐师便不得不暂停……仔细倾听那声音；因此跳华尔兹的舞者不得已只好停止旋转；所有欢快的来宾也突然局促不安起来；当报时的钟声仍在敲的时候，可观察到最轻率的人脸色逐渐发白，较年长及沉稳的人则伸手抚额，仿佛在困惑地沉思或冥想。但是当回音完全静止，轻松的笑声又立刻遍布人群之中……“他们”仿佛在嘲笑自己神经过敏……并且互相低声起誓，下次钟响时不该再如此惊慌失措；然而，过了六十分钟后……时钟再度响起，慌乱、紧张与冥想照样又重现。

但即使如此，整场化装舞会依然是场奢华狂欢的盛宴……

——《红死魔的面具》，艾德格·爱伦·坡著

理性沉睡，怪物生焉。

——戈雅

时机到了，该闪耀的总会闪耀。

——俗语

# 目 录

## 第一部 序幕 /1

1. 面试 /3
2. 波尔德 /11
3. 沃森 /16
4. 虚幻之境 /26
5. 电话亭 /35
6. 暗夜思潮 /45
7. 另一间卧室 /55

## 第二部 休业日 /57

8. 眺望全景饭店 /59
9. 结账离开 /63
10. 哈洛兰 /70
11. 闪灵 /79
12. 参观饭店整体 /90
13. 前廊 /100

## 第三部 黄蜂窝 /103

14. 屋顶上 /105
15. 前院 /117
16. 丹尼 /122
17. 医生办公室 /140
18. 剪贴簿 /157
19. 二一七号房外 /172
20. 与厄尔曼先生的谈话 /180

21. 夜晚的思绪 /191
22. 载货车内 /204
23. 游戏场 /209
24. 雪 /216
25. 二一七号房内 /217

#### 第四部 受困雪中 /225

26. 梦境 /227
27. 紧张僵直 /234
28. “就是她!” /241
29. 厨房谈话 /249
30. 重访二一七号房 /257
31. 裁决 /262
32. 卧室 /263
33. 雪上摩托车 /281
34. 树篱 /290
35. 大厅 /299
36. 电梯 /303
37. 舞厅 /308

#### 第五部 攸关生死 /315

38. 佛罗里达 /317
39. 楼梯上 /331
40. 地下室里 /335
41. 黎明 /341
42. 半空中 /345
43. 免费畅饮 /349
44. 舞会中的对话 /355
45. 丹佛斯特普尔顿机场 /366
46. 温迪 /372



47. 丹尼 /386
48. 杰克 /388
49. 哈洛兰上山 /393
50. REDRUM /400
51. 哈洛兰抵达 /408
52. 温迪与杰克 /414
53. 哈洛兰遇袭 /420
54. 东尼 /425
55. 被遗忘的事 /431
56. 爆炸 /438
57. 退场 /442
58. 尾声·夏天 /449

/

# 第一部 序 幕



## 1. 面 试

杰克·托伦斯心想：啰哩叭唆的麻烦矮子。

厄尔曼身高五英尺半，行动的时候总是迅速又带点神经质，那似乎是所有矮胖男人专属的特色。头发的分线清楚分明，深色的西装朴素却让人感觉安心。那西装对付钱的顾客说，我是可以倾听你的问题的人；对雇用的帮手则说得较为简单不客气：你，这招最好管用。西装的翻领上别着红色的康乃馨，或许是避免街上的人误把斯图尔特·厄尔曼看成了当地的丧葬业者。

杰克聆听厄尔曼说话时，他自己承认在这种情况下，不管谁坐在桌子的另一侧，他大概都不可能喜欢。

厄尔曼刚问了一个问题他没有听清楚。这不大妙；厄尔曼是会将此类过失归档入内心的旋转式名片架，留待以后考虑的那种人。

“抱歉，您说什么？”

“我刚刚问，你太太是否充分了解你要在这里承接什么样的工作。另外当然，还有你的儿子——”他低头看着摆在面前的求职函。“丹尼。你太太一点也没有被这主意给吓坏了？”

“温迪是个很特别的女人。”

“你儿子也很特别吗？”

杰克笑了，大大咧开嘴的公关式笑容。“我们希望如此，我想。以一个五岁的孩子来说，他相当独立自主。”

厄尔曼没有回以笑容。他将杰克的求职函迅速收回档案夹，再把档案夹放入抽屉。桌面上现在完全清空，只剩下一张桌垫、一个电话、一盏强光台灯和一个收/发篮。收/发两边也都是空的。

厄尔曼站起身，走到角落的档案柜。“托伦斯先生，如果你愿意的话，绕到桌子这边来。我们来看一下饭店的平面图。”

他拿回五大张纸，放到光滑平坦的胡桃木桌面上。杰克与他并肩

而立，清楚地闻到厄尔曼的古龙水香味。我的男人要么抹英伦皮革香水，要么就一丝不挂。这句广告语毫无来由地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他不得不将舌头紧紧夹在齿间，以免爆笑出声。墙外，隐隐约约地，传来全景饭店厨房的声响，午餐过后声量逐渐降低。

“最顶层——”厄尔曼神采奕奕地说，“阁楼，现在那里除了古董杂物外什么也没有。‘全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换人经营了很多次，似乎每个接任的经理都把自己不要的东西全堆到上面的阁楼里。我要在那里面四处散布些捕鼠器和毒药。有些负责三楼的清洁女服务生声称，她们听到过窸窸窣窣的声音。我不相信，一点也不信，不过绝对不能有百分之一的机会让一只老鼠住进全景饭店。”

杰克虽然怀疑世界上每间饭店多少都有一两只老鼠，但仍保持沉默。

“当然不管发生任何情况，你都不会允许你儿子上去阁楼吧！”

“不会。”杰克说，再次亮出大大的公关式笑容。真是羞辱人。这啰哩叭唆的麻烦矮子真认为他会允许儿子在摆了捕鼠器的阁楼里玩耍吗？那里可堆满了废弃的家具，天知道还有别的什么？

厄尔曼迅速拿开阁楼的平面图，放到那一叠纸张的最底层。

“全景饭店有一百一十间客房，”他用一副学者的口吻说，“其中三十间，全部是套房，就位于三楼；十间在西侧（包括总统套房），十间在中央，另外十间在东侧。所有的房间都拥有壮观的视野。”

你可不可以至少省掉这套推销辞令？

但他保持沉默。他需要这份工作。

厄尔曼将三楼的平面图再放到底下，他们继续研究二楼。

“四十间房，”厄尔曼说，“三十间双人房，十间单人房。一楼则各二十间。另外每一层楼有三间收放床单、毛巾的亚麻布织品储藏柜，还有一间储藏室，二楼是在饭店的最东边，一楼则是在最西边。有问题吗？”

杰克摇摇头。厄尔曼迅速将二楼和一楼的平面图挪开。

“好啦，大厅层。中央是登记柜台，柜台后面是办公室。大厅从柜台往各个方向延伸出去，都是八十英尺。西侧这边有全景餐厅和科

罗拉多酒吧，宴会厅和舞厅等设施是在东侧。有疑问吗？”

“只对地下室有疑问，”杰克说，“对冬天值班的管理员来说，那是最重要的一层，可以说是主要的工作范围吧！”

“沃森会带你参观。地下室的平面图在锅炉室的墙上。”他眉头紧锁，像是要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或许是要表现出身为经理，他不干预“全景”营运中诸如锅炉、水管这类平庸的小事。“在那下面也摆放些捕鼠器或许是个不错的主意。稍等一下……”

他从上衣内侧口袋掏出一本便条簿（每一张都以黑色粗体字印着**斯图尔特·厄尔曼办公桌所有**），在纸上潦草地记着笔记，撕下，丢进发文篮。纸条搁在篮子里显得孤零零的。便条簿又隐没在厄尔曼的上衣口袋，宛如魔术师的戏法结束。好，你看着喔，杰克男孩，现在你看不见了。这家伙真是聪明绝顶。

他们回到原本的位置，厄尔曼坐在办公桌后头，杰克在前面，应征者和面试官，乞求者和心不甘情不愿的施恩者。厄尔曼将干净粗短的手交握放在桌垫上，直视着杰克，一个矮小、即将秃头的男人，穿着银行职员的西装和朴素的灰色领带。翻领上的花与另一边翻领上的小别针相对称。别针上仅用金色的小字写着**职员**。

“托伦斯先生，我非常坦白地告诉你。艾伯特·肖克利是非常有权势的人，占全景饭店很大的股份。饭店本季有盈余，是史上头一遭。肖克利先生也是董事会的一员，但他不适合经营饭店，他恐怕是第一个承认这点的人。然而，在选管理员这件事上，他的意愿表达得相当明显。他希望我雇用你。我会照他的意思做，但是假如这件事我有权自己做主的话，我是不会雇用你的。”

杰克的双手在膝上紧握着，使劲地相互捏紧，冒着汗。啰哩叭唆的麻烦矮子，啰哩叭唆的麻烦矮子，啰哩叭唆的——

“托伦斯先生，我相信你不是十分喜欢我，我并不在乎。毫无疑问，你对我的感觉不影响我自己的看法，我觉得你并不适合这份工作。从五月十五日到九月三十日‘全景’营业的这段期间，总共雇用了一百一十位全职员工，可以说是饭店内每间房配置一人。我不认为他们许多人喜欢我，我甚至怀疑他们有些人觉得我有点讨厌。他们对

我个性的判断或许没有错，我要是用饭店该有的方式来管理的话，就必须有点讨人厌。”

他望着杰克等待回应，杰克再度亮出公关式笑容，大大地咧开嘴，无礼地露出牙齿。

厄尔曼说：“全景饭店是在一九〇七年到一九〇九年兴建的。最近的城镇是萨德维特，从这里往东四十英里的地方，中间的道路在十月下旬或十一月的某个时间点就会封闭，一直要到来年四月的某个时间点才会开通。饭店是一位名叫罗伯特·汤利·沃森的人盖的，他是我们目前的维修工人的祖父。范德比尔特家族住过这里，还有洛克菲勒、阿斯特及杜邦等豪门世家。另外曾经有四位总统住过总统套房：威尔逊、哈定、罗斯福和尼克松。”

“哈定和尼克松住过，我不会觉得太骄傲。”杰克喃喃地说。

厄尔曼皱起眉头，但没理会他，继续说下去。“结果‘全景’对沃森先生而言负担太沉重，他在一九一五年把饭店卖掉。后来在一九二二年、一九二九年、一九三六年，饭店分别再度易手。有一段时间就这样空着，直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霍勒斯·德温特，这位身为百万富豪的发明家、飞行员、电影制作人及企业家买下了‘全景’，整个儿地重新翻修。”

“我听过这个名字。”杰克说。

“对，他点到的每样东西似乎都变成了金子……除了全景饭店。在战后第一位客人踏进饭店大门之前，他就挹注了超过百万的资金，将年久失修的废墟改头换面成观光名胜。短柄槌球场就是德温特加盖的，你刚才到的时候，我看见你一副很欣赏的样子。”

“短柄槌球？”

“就是我们槌球的英国祖先，托伦斯先生。槌球是次等的短柄槌球。传说中，德温特从他的社交秘书那儿学会后，就全心喜欢上了这种运动。我们的球场可能是全美国最棒的短柄槌球场。”

“我毫不怀疑这一点。”杰克郑重地说。短柄槌球场，前面还有一座绿雕花园，里头满是以树篱修剪成形的动物。接下来还有什么？在设备仓库后头有和实物同等大小的威格利叔叔棋盘游戏吗？他对斯图

尔特·厄尔曼先生十分厌烦，但看得出来厄尔曼还没结束。厄尔曼将继续发表意见，说完每一字每一句。

“在损失三百万后，德温特把饭店卖给一群加州的投资客。他们经营‘全景’的经验同样凄惨，反正就是不善于经营饭店。”

“一九七〇年，肖克利先生和他的一群合伙人买下饭店，将管理的工作交给我。我们也在赤字中营运了好几年，但我很高兴地说，目前的饭店业主对我的信任不曾动摇过。去年我们达到损益平衡。今年‘全景’的账目出现黑字，是近七十年来首次赚钱。”

杰克认为这个麻烦矮子确实骄傲得有道理，不过，原先的厌恶感突然高涨，再度淹没了他。

他说：“厄尔曼先生，我看不出全景饭店显然多姿多彩的历史和你觉得我不适合这个职务中间有什么关联。”

“‘全景’之所以会亏那么多钱，其中一个原因是每年冬季的损耗。它耗掉非常多的毛利，多到你恐怕不敢相信，托伦斯先生。这儿的冬天是难以想象的严酷。为了对付这个问题，我派了全职的冬季管理员来管锅炉，每天轮流替饭店各个不同区域放暖气，负责修理破损的东西，做修缮的工作，让自然的力量找不到据点，并且随时警觉任何以及每个不测的事件。我们第一年冬天，我雇了一家人，而不是一个人，结果却是场悲剧，可怕的悲剧。”

厄尔曼以品评的眼光冷淡地注视杰克。

“我犯了错，我坦白地承认。那男人是个酒鬼。”

杰克感到一抹热切的笑容——与露齿的公关式笑容恰恰相反的——缓缓地在他嘴角绽开。“就因为这样？我很讶异艾尔没有告诉你。我已经戒了。”

“不，肖克利先生告诉我你不再喝酒了。他也告诉我你上一份工作的事……或者我们该说，上一个负责的职位？你之前在佛蒙特州的私立预备中学教英文。你的情绪失控了。我相信我不需要再讲得更具体。但是我碰巧相信格雷迪的事件与这是有关联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把你……嗯，过去的历史提出来谈。在一九七〇年跨一九七一年的冬天，我们刚重新整修完‘全景’，不过还没开始第一季的营运，我雇



用这……这个名叫德尔伯特·格雷迪的不幸男人，他搬进你和你太太、儿子将要共同生活的住处。他有太太和两个女儿。我还没交待清楚，最主要的是这儿冬季的严酷环境，还有格雷迪一家将会与外界隔绝长达五到六个月的事实。”

“但这不尽然是真的，不是吗？这里有电话，可能也有民用频段的无线电对讲机。而且落基山国家公园在直升机可达的范围内，这么大的地方铁定有一两架直升机吧！”

“我不敢确定，”厄尔曼说，“饭店的确有双向沟通的无线电对讲机，沃森先生会带你去看，同时还会给你一张播送的正确频率表，万一你要求救的话。从这里到萨德维特的电话线仍架设在地面上，几乎每年冬天都会突然有段时间不通，而且有可能持续三个礼拜到一个半月。另外，在设备仓库里有辆雪上摩托车。”

“那这地方并没有真正与外界失去联系。”

厄尔曼露出痛苦的表情。“托伦斯先生，假设你儿子或你太太在楼梯上摔倒，跌破了脑袋，到那时你会认为这地方与外界断绝联系吗？”

杰克明白了他的意思。雪上摩托车以最快的速度奔驰，可以在一个半小时内载你下去萨德维特……也许吧。公园搜救服务中心派出的直升机可以在三个小时内飞抵这里……在最佳的情况下。但在暴风雪中，直升机绝对没办法起飞，你也别期望能用最快的速度飘雪上摩托车，就算你敢带着伤势严重的人到外头去，但外面的气温可能是华氏零下二十五摄氏度，如果加上风寒效应的话，甚至会到零下四十五摄氏度。

“从格雷迪的事件中，”厄尔曼说，“我推断出许多结论，如同肖克利先生似乎也从你的情况中得到一些推论一样。独居本身就有害处，最好是有家人陪伴着他。万一有麻烦的时候，我想，问题极有可能并不像撞破脑袋、使用电动工具时发生意外或者某种灾难那样的危急；比较可能的是严重的流行性感冒、肺炎、手臂折断，甚至盲肠炎，这些都有足够的时间处理。

“我猜想当时发生的事情是喝太多便宜威士忌造成的，格雷迪瞞